

这里是新疆丛书



我的那些

萨朗 / 著

兄弟姐妹

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
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
我的那些

萨朗 / 著

兄弟姐妹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的那些兄弟姐妹 / 萨朗著. — 乌鲁木齐: 新疆
美术摄影出版社, 2015.6
(这里是新疆)
ISBN 978-7-5469-6458-4

I. ①我… II. ①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
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13678 号



选题策划: 吴晓霞

责任编辑: 吴晓霞

责任校对: 李 瑞

封面设计: 李瑞芳

版式设计: 程双双

责任复审: 王英强

责任决审: 李贵春

责任印制: 刘伟煜



书 名 我的那些兄弟姐妹
作 者 萨 朗
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(www.xjczyx.com)
地 址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5号
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
网 购 当当网、京东商城、亚马逊、淘宝网、天猫、读读网、淘宝网·新疆旅游书店
制 版 新疆读读精品网络出版有限公司
印 刷 新疆新华华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787 mm×1 092 mm 1/16
印 张 16.75
字 数 200 千字
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69-6458-4
定 价 48.00 元

网络出版 读读精品出版网(www.dudu-book365.com)

网络书店 淘宝网·新疆旅游书店(<http://shop67841187.taobao.com>)

某年。某月。某日。

我自创了一套摸功，对身体行之有效。但是有人突然给我抛来一块抹布，说这样可以边练功边干活。

这件事来得比较突然，我当时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。这个动作极具危险性，因为当时我所有的意念全部集中在功法里，如果出现意外很有可能走火入魔。为此我和杨秋荣大闹了一场。这个女人一直在害我，自从认识她以后，我总是不走运。

星期天我离家出走了，可是我不知道去哪里，于是我想起了开黑车的蒙古族兄弟普加。手机快没钱了，我要长话短说。

“兄弟，在哪里？”

“哦。你好，朋友。你是谁？”

“我靠，我是你哥。说了几次叫你把我的号存上！”

“哦，哥哥好。你知道我不识字的。说，啥子事？我在开车。”



“我在家里锻炼身体，你嫂子在我手上挂了一块抹布。”

“哦，那又怎样？”普加小时候的村子里四川人多，学了一嘴四川口音。后来河南人多了，他又开始说河南话。再后来老一代人死得差不多了，他又开始说新疆话，就是新疆汉族话。

“她还在我身边放了扫把、拖把、鸡毛掸子，呃，还有一桶水。”我对普加说。

“那又怎样，挺好的。”普加说。

“你真的在开车？我怎么听到女人的叫声？啊哈，你是一个不诚实的蒙古人。”

“我真的很在开车，送一个客人去达镇路上。骗你是驴。你老婆为什么在你身边放桶水？等一下，前面有交警。”

普加放下电话，但没挂。

我只好等。我的手机快没钱了。

我的手机老掉牙了，现在是4G时代，据说5G马上也到了，可是杨秋荣硬是说，手机就是接电话打电话，打电话接电话，1G和我10G的区别在于，还是接电话打电话，其他功能都是多余的。

我的肺都要气炸了。

她不给我买新手机，我也没办法，谁让人家捏着你的脖子呢？我的钱，全被女人骗走了。现在我手里的破手机是最好的说明，都是没人的时候才好意思把手机拿出来。

而且不光手机不给买新的，每次都是老婆给我交话费。这更要命。我怎么混成这样啦，不明真相的人还以为我是个吃软饭的可怜虫呢。

我离家出走的时候忘了带钱包，不过那里面也没几个钱。我的钱包很少有整钱，而且我也存不住整钱。银行卡倒是挺多的，不过那里面比钱包更可怜，钱包里面还可以装点废物。

我在一个小区里瞎转。这是为了表明我正在离家出走的边缘，只是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。

只要坚持几个小时，我老婆杨秋荣肯定以为我离家出走了。



我举着手机，里面传来嗞啦嗞啦的声音。这家伙有半个砖块那么大，死沉死沉的，平时放在哪个部位都不舒服。不过信号特别强，尤其在山里，没有死角，别人都以为这是部卫星电话呢。

手机里面传来汽车喇叭声音。警察指挥车辆的叫喊声音。普加和警察对话声音。警察向普加要身份证、驾驶证声音。

我举着手机继续瞎转。

你知道朋友在哪里，永远不知道他在干什么，和谁在一起。这就是信息时代。

手机就是个说谎机器，不是你在说谎就是对方在说谎，要么两个人都在说谎。至少有一部分谎言是真实的。

我不确定普加到底是不是在骗我。这家伙从小靠打架吃饭，小小年纪就享尽荣华富贵。那时候拳头代表一切。1983年严打的时候普加坐过5年牢。他没文化，脑子好使，会说5种语言。在新疆没文化会5种语言的人特多，算是人精。我只会两种，不算汉语。我会说蒙语和维吾尔语。当然都是骂人的话。我离人精还有些距离。

普加从监狱放出来后发现世道变了，人们不在崇尚拳头，现在钱说了算，以前的姑娘都跑到老板那里去了。普加发现自己已经过时了，这年头崇尚与时俱进，他就老老实实开始做生意。

他刚开始在阿拉山口当狗贩子，专从俄罗斯那边往中国这边倒狗。生意不错。后来他发现中国大地流浪狗一年比一年多，就放弃了贩狗行当。现在又跑起了黑车。虽然违章经营，但毕竟社会上少了一个人渣，这对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我在一个草坪上坐下来，这草硬撅撅的扎屁股。太阳直射在脑门上，我感觉耳朵出汗了。

我的手机快没钱了，又不能挂电话，因为普加那头没挂，所以我不能主动先挂机。

“好了。警察检查别的车去了。不是交警，是特警。他们都拿着冲锋枪，肯定有犯人跑出来了。你知道兄弟以前坐过牢，一见警察叔叔心里就发毛。是不



是你最近做了对不起老婆的事了？”普加在电话里说。

“没有啊，我和那个女的断了都一年了。我老婆不记仇。我们经常为别的事打架。你打架坐牢那件事，要是放到现在根本就不是事儿，最多判你一年劳教，不过现在劳教也没有了。你只好给社区干半年义工。”

“女人都记仇。我现在出车的时候我老婆就把我的假牙藏起来，我的样子越老她越高兴。她害怕别的女人勾引我。回家啃骨头的时候她就把假牙还给我。女人都一个鬼样子！没办法啊，谁让我赶上了。严打是不和你讲道理的。我那年给判了5年，还是最轻的。那时候毙你没商量。”

“这我相信。你老婆这一招真歹毒，不过你也不是个省油的灯。你车里放了好几种假牙。金的银的，遇到女大学生你就把烤瓷牙戴上，装纯情。”

“是的，是的。我看顾客戴假牙。我现在一个假牙都没戴，样子和60岁老汉差不多。刚才警察叔叔还劝我说老人开车要注意安全，他看见车上坐着一个老阿姨，还以为我们是夫妻。”普加在车里笑了起来。

他的真牙年轻时都被打光了。他说，有一次他的对手把他绑在一棵榆树上，拿着榔头专敲他的门牙。

普加打架的时候有爱咬人的习惯。

“谁让咱们娶得都是汉族老婆？你是知道的。看我在家里都成什么了？我练摸功的时候她就在我手上挂一块抹布，说这样顺便把家里也打扫一下。把我当佣人了！”

“呵呵。嫂子肯定觉得这样可以让你觉得更舒服。你老婆长得漂亮吗？你结婚也不打个招呼，看来我们不是好兄弟。”

“你走到哪里了？我们没领结婚证，不算正式的。”我点了一支烟说。

“哦，哦，马上过达镇大桥了。我家里还有两根过年的马肠子，哪天我们把它吃掉吧，再不吃就吃不成了，火大。把阿布来提也叫上，还有二皮条和老黑。”

“是的，天热了，马肠子只能冬天吃。两根破肠子你叫了这么多人。二皮条就算了，你知道我们俩的关系。你车上拉的什么？我怀疑你真的是在骗我。”

“哇，人啊。一个老太太，被儿子赶出来了，准备去另一个儿子家碰碰运



气。现在的人太坏了。可怜的老人家。我这趟白忙活不挣钱。我爸爸死的时候让我发誓一个月至少做一件好事。早上一出门好事就找到我了，但愿回来的时候能拉上几个，要不油钱都回不来。我家还有别的肉，羊肉，牛肉，都是风干的。我一直舍不得吃。让我老婆给你们烧真正的蒙古奶茶喝，她现在吃的喝的全跟蒙古女人一样了。我调教得好。二皮条心眼好人长得也漂亮，你为什么把她娶上？就因为人家年轻时候不正经？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你说你在练摸功？怎样摸？嘿嘿嘿，摸什么？”

“跟太极拳差不多，摸，摸，摸，四处摸，碰见什么摸什么。闭上眼睛，蹲下，再站起来，然后吸气呼气，感觉像在水里游泳，特舒服。我只练了一天血压和血糖都下来了。”

“哦，你不喝酒什么都下来了。不过我要是不挣钱，我老婆肯定也会在我手上挂一块抹布的。哈哈！”

“不是钱的问题，关键是咱们都找的不是蒙古老婆，男人放羊回家只管扔靴子上炕，啥活都不用干。少数民族男人在家里有地位。二皮条要是蒙古女人我立马娶她做老婆。”

“我靠，都啥时代了？现在哪个民族的女人都不是省油的灯。回家白吃想都别想。我现在的老婆，当年我娶她的时候就是因为她是汉族人。汉族人啊，上孝敬老，知书达理。可是20年过来了现在还不是一个鬼样子，出门把你的假牙藏起来。女人的想法总是很自私，这就是女人！”他说。

“我们家不放羊，我们家是种地的蒙古农民。我们家很早就成为农耕民族啦。”他又补充说。我听见普加用打火机点烟的声音，还听到他和老太太说话的声音，他们到地方了。老太太开始指挥他。我听见老太太说“左拐左拐右拐右拐直走到头再往回走”的声音。感觉他们在村子里迷路了，转来转去找不到老太太另一个儿子的家，普加不得不总是把车停下来问路，一会儿用蒙语，一会儿用汉语，后来维吾尔语也用上了。

“这是社会问题，和老太太没关系。如果老太太有养老金，她就不会投奔她的儿子。如果她儿子混得好的话，也就不会在乎这点钱。”我想对普加说，但是



他未必听我的。我这儿时的小伙伴现在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人一过四十是不是都这样？

“晚上喝点？我请客。别忘了把不吃肉的假牙带上。”我对着电话说，没声音了，普加挂断了电话。

有只猫走过来，看了我一会儿，然后走开了。我很无聊，又不知道去哪里，只好跟着那只猫。那只猫走路的样子很像我老婆杨秋荣，眼睛也像，我拾起一块石子向它扔过去，它叫了一声跑掉了。

我的手机没钱了，我想再打几个电话。

我在小区瞎转的时候想起好几个朋友，人在痛苦的时候会想起最好的朋友，他们都是我的兄弟姐妹，我想和他们聊聊。可是手机没钱了，我老婆杨秋荣每次就给里面装这么多钱，就像给我的钱包里装那么多钱一样。不多不少刚够用。啥也干不成。我就像一团火，因为总是缺柴，所以总是燃烧不起来。

我想回家，又不太好意思。种种迹象表明，我还没有造成离家出走的样子呢。想走得远点，口袋又没装钱，手机也停机了。停的真是时候。没有手机人就变成了聋子瞎子，网络已经控制了我们所有的生活。现在放羊人屁股后面都挂着手机，骑马去你家喝酒都要预约。现在草原上马已经成废物了，大家都骑摩托车放羊，情况好的还有汽车。这就是高科技给我们带来的灾难，我现在都不会用笔写字了，只会写自己的名字。难怪有人说“一手好字被电脑废了”，这话一点不假。

离开电脑，离开网络，我什么都不是。

2



早上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心情不错。

心情好的原因是因为我没闻见鸡粪味儿。是风改变了方向。这几天总是刮东南风。我的房子后面是大毛家的鸡圈，里面养了好几百只鸡。要是刮西北风我的房子里全是鸡屎味儿，不刮风的时候更臭。

心情好的另一个原因是昨天晚上我和杨秋荣都喝高了，喝高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合伙偷了大毛家的一只鸡。我们是从密道进去的，为了能吃上大毛家的鸡，我用了一年的时间挖了这一条地道，直通大毛家的鸡圈。想吃哪只就吃哪只。

“我们这样做是不是有些不道德？”我对杨秋荣说。

“是的。可是我们都做了好多次。吃第一只的时候，我心跳得特厉害，那肉有多香啊。你和二皮条是不是也这样干过，放心，我不会吃醋的。水不要烧得太开，上次就把鸡皮都烫掉了。”

“我和她早就没关系了，你别找事好不好，今天是个好心情。这次炒的时候多放些花椒和姜片，免得让他闻出来我们吃的是他们家的鸡。上次料放少了，大毛总是在我周围瞎转，闻来闻去的连上茅坑都不放过我，看我拉的是啥颜色。每次吃完鸡的第二天我见到大毛总觉得对不起他和花花。别忘了再加一粒八角，两小勺子甜面酱，一小杯料酒，还有多放点腐乳汁儿，最好用蜂蜜炆锅，这样味道更好。”我说着点了一支烟，把鸡毛鸡肠子塞进一只黑塑料袋子里。

“明白。待会儿把蒜末和小葱多留一点，起锅的时候撒在上面。给我一支烟。”她说。

我把刚点着的烟塞在杨秋荣的嘴里。她的嘴真性感，像一条求欢的鱼，一张一合，不涂口红看上去也那么鲜艳。特别是吸烟的时候，嘴里就像含着一只冰棒。

我们只是干坏事的时候才配合默契，除此之外做什么事非打即吵。

“在阿拉山口的时候，我和普加做鸡从不放盐，我们用泡菜汤炖鸡，我是跟一个四川人学会做泡菜的。哇！满走廊都是香气，到现在我都忘不掉。那时候吃鸡讲究的是鸡的原味儿，在这里不行，这鸡来路不明，大毛会闻出来的。”我重新给自己点上一支烟，并把鸡肚子里几只鸡蛋掏出来。

“这鸡正在下蛋，宰了真可惜。以后我们偷鸡的时候先摸摸人家的肚子，要是正在下蛋就不要偷了。”杨秋荣说。

“这话从你嘴里冒出来真是奇怪，再坏的人和我待上一段时间不知为什么都变善良了，以前二皮条见谁都有气儿，和我待了一年后，见一只小蚂蚁都绕



着道走。是不是因为我是作家？作家都懂教养，还很文明。好了，你把鸡放在煤气灶上烤烤，上面有好多细毛，你眼睛好使。剩下的事你别管了，这次我来炒。”我给杨秋荣倒了一杯白酒，她接过来一口喝掉了。

她想反驳我刚才说过的话，可是这杯酒打乱了她的思路。

女人喝酒，男人开心。

杨秋荣酒后骚得很，不来都不行，走哪追哪，非要过足瘾不可。

我们把偷鸡的事当做一个兴奋点。大家过得都很无聊，偷大毛家的鸡不仅是为了吃他们家的鸡，而且在偷的过程中我们还能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和恐惧。做这件事就像打了兴奋剂，它会蔓延到身体的各个部位，最后我们在欢快的呻吟中结束这件事。

所以偷大毛家鸡的频率主要是看我和杨秋荣呻吟的次数，刚开始我们几乎一天干好几次，白天也偷。吃不完的鸡我们偷偷拿出去卖掉。有一阵子我甚至想开个大盘鸡店，后来我们呻吟的频率越来越少，当然大毛家的鸡就越来越多地幸免于难。再后来我们干脆停止了这种游戏，因为找不到兴奋点了。

不偷鸡，家暴事件频频发生，受伤害的总是我。

杨秋荣自己又喝了半茶杯白酒，毕竟是开过酒吧的，酒量大。

“别忘了把鸡爪子切下来放到冰箱里，下次用。我去院子里转转，看看动静。”她对我说。这女人很适合有灯的场合，灯下越看越妖娆。

杨秋荣走后，我就把鸡爪子剥下来用塑料袋包起来放进冰箱。下次想吃鸡的时候我就假装在外面买些吃的，在购物袋上插上两只鸡爪子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袋子里面装着一只宰好的鸡。我假装从市场上回来，提着购物袋在大毛或者他老婆花花面前晃来晃去。没话找话瞎聊几句，尽量让他们看见露在购物袋外面的鸡爪子，于是晚上他家的鸡就会少一只。

早上我在院子里练摸功，还放了点轻音乐助兴。

这功春天练最管用，春天是万物生长的最佳时节，摸功的诞生正是迎合了这一自然规律。站直，开始运气，面对一片一片绿色葡萄树叶，深深吸一口气。有氧运动。这功练的时候要蒙上眼睛，效果更好。正摸得起劲，手指头都有麻胀



感了，突然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飞来一块湿乎乎的抹布。抹布搭在我的手上，还滴着水。没等我反应过来，脚下又飞来几样东西，扫把，拖把，鸡毛掸子，塑料手套。紧接着“哐当”一桶水也扔在我面前，我的一只脚被溅湿了。

“干吗你！”我跳起来叫道。

“万一走火入魔咋办？你赔得起吗你！”我感到头一阵晕眩。

杨秋荣突然出现在我面前，一头乱发，没有化妆，皮肤蜡黄蜡黄的，三角眼，马鼻子，嘴唇一点血色也没有。样子太可怕了。我怎么和这样一个女人睡在一张床上？昨天晚上肯定是喝醉了，要不她在我酒里下了药。她比较擅长干这个。

“你这是在浪费资源。干点什么吧，你现在越来越矫情了。”杨秋荣双手叉腰瞪着牛眼对我说。她的眼睛又大又圆，眼皮也特双，但是放在她身上显然有点不协调。

“你什么意思？大清早的。我写了一晚上，锻炼一下身体不行吗？”我对她说。

“写写写，就知道写，我看你是喝了一晚上的酒。都一把年纪的人了，省省吧。人家韩寒比你小那么多就已经千万富翁了，你也不脸红？有这精力不如把家里打扫一下，你不在家的时候我过得干净又省心！你这个酒鬼。”这女人说翻脸就翻脸。昨天晚上贱得什么似的，追在我屁股后面求我对她好。现在母老虎的本性一览无余。而且是一个没有文化没有教养的母老虎。不过有文化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？普加的老婆是老师，出门的时候照样把他的假牙藏起来。

“只有你说我是一把年纪，外面的人都说我只有 25 岁。你天天咒我老，哪天我就死给你看。让你早早变成寡妇！”

“哈哈！你吓谁呢？你这么爱惜自己，整天摸啊练的！香蕉皮擦脸，冰水泡蛋！你要是能写出点钱，我也就算了。你为什么不去找份工作？这个家都穷成啥啦！”

我们吵闹的时候，阿布来提和她的女人就趴在墙头上看热闹。后来他爸爸妈妈和弟弟妹妹也趴在墙头上。他妈妈最近得了老年痴呆症，也跟着凑热闹。他妈妈有好几次想翻墙过来，被阿布来提强行抱住。墙头上现在一排整齐的脑袋，就像一排整齐的南瓜。我和杨秋荣吵架的内容，能听懂的就相互翻译，



听不懂的这些维吾尔族人就发挥想象力瞎猜。

后来大毛和花花也跑出来看热闹。大毛刚喝过酒，这家伙早上也有喝酒的习惯，他两眼放光，恨不得我们俩打起来。

“邻居们，我来这个家快一年了，从来没花过他一分钱。吃，我自己掏钱。穿，我自己掏钱。用的，还是我自己掏钱！我还要掏钱养他！吃的用的全是我给他买，他在我的酒吧喝酒全是欠账！不光自己喝还叫上一帮子朋友来喝，那些写字画画的穷得叮当响，还要求一个比一个高。我养了一个吃软饭的家伙！”杨秋荣是个来人疯，加上昨天晚上的酒精还没耗尽，一见那么多人看热闹，以为真理就站在她这一边了。她像一个泼妇，嗓门都快喊破了。她想让阿布来提他们也参与进来，这样可以争取更多的同情者。可是大家只是笑，并不参与我家里的事情。我的邻居们对杨秋荣有看法，对我们的婚姻更是表示沉默。

“说啥话呢你！前阵子不是给了你 1000 元的稿费吗？你这个疯女人啥意思啊？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儿，丢我的人是不？”

“你给我 1000 块光荣了是不？我认识你这么长时间，你就给过我 1000 块，邻居们你们听听，现在 1000 块能干啥呢？我倒贴给这个男人的东西能用这 1000 块来计算吗？”

“不能。”大家纷纷发表意见。天秤开始有点朝杨秋荣这边倾斜。

我感到很难堪，又不知道如何回应杨秋荣，我是一个文化人，面子薄，经不起这样的折腾。

“兄弟，吃软饭是什么意思？”阿布来提趴在墙头上兴致勃勃地问。他们全家猜了半天也猜不出“吃软饭”是什么意思。

他用汉语问我，一般我们对话都是用维吾尔语。

“这个嘛，她的意思是说，大米饭做得好不好，软不软，硬不硬，和水有关系，水放多了就软，放少了就硬。软也叫黏，也是软的意思。”我对阿布来提解释说。不知道他能不能听懂。

“啊。这个样子。”阿布来提一脸迷茫。不过他很快就明白了。

“大米饭太软不好吃，我喜欢吃硬的。”他说。



大毛嘿嘿笑了起来。

他对花花说：“我就喜欢这小子这张嘴，什么事让他一说味道就不一样了。有文化的人就是不一样，一肚子坏水。”

我们全部笑了起来。

“你真是个二皮脸！和那个二皮条是一路货色！”杨秋荣拿我没办法，一转身向屋子里跑去。

女人不讲理，男人的悲哀。

我的邻居对我是了解的，他们都很同情我。我从小在这里长大，杨秋荣才来几天？算老几！况且大家对她的出身都有微词，只是看着我的面子没说罢了。

见我们打不起来，邻居都失去了兴致，阿布拉提第一个消失，因为大家都有责怪他的意思，是他向我问起“吃软饭”的问题，愣是把一场好戏搅黄了。



我的邻居阿布来提最近从精河县领回来一个姑娘。

我们两家共用一堵墙，他们家的厕所就建在房子和墙的拐角处，是个露天厕所。他们家的人上厕所进去和站起来的时候，我都能看到半个身子。那天下午我在院子里瞎转，正遇上阿布来提提着裤子从厕所里站起来。这家伙个子挺高的，站起来的时候必须先提裤子，否则半个屁股就要露在墙外面。我们相互打招呼。

“亚克森木斯（维吾尔语，意思是好吗）？”我用维吾尔语跟他打招呼。

“你好。”他用汉语回敬我。

“最近哪个地方去了？”我用汉语问。

“昨天精河县回来了。”他用维吾尔语说。

“精河县干啥去了？”我问。

“玩去了。一个洋缸子拿回来了。漂亮得很。”他笑着又改用汉语和我对话。

我竖起大拇指：“你本事大得很！”



“你也本事大得很。”他说。

“吁。你厉害。”我对他说。

“你的洋缸子哪个地方去啦？”他问。没等到我离家出走，杨秋荣先走了。

“跑掉了。”我说。这是我的家，我要是离家出走肯定说不过去。

“啊哈。那个女人不好，当你老婆有问题。你本事大，好好一个洋缸子拿回来。”他鼓励我。

“不行。本事不出来。”我说。

阿布来提系上皮带，十分得意地朝我眨眨眼，走了。

洋缸子就是老婆的意思。不是汉语，也不是维吾尔语，应该是从俄罗斯那边传过来的一种叫法。很早以前，我们这里和俄罗斯人通婚挺普遍的。我上高中的时候，我们班里有个女同学就是个中俄混血儿。她爸爸是俄罗斯族，是个修表匠。妈妈是山东人，家庭妇女。女同学有着惊人的美貌，眼睛和鼻子像是用刻刀雕出来似的，典型的欧洲美女。只可惜两种异族血缘对接得不太成功，她的身材袭了娘家血脉，又矮又胖。

我们这里的语言都乱着用，见到维吾尔族人说维吾尔族话，见到汉族人说汉族话。我们这个巷子啥族都有，蒙古族、维吾尔族、哈萨克族、回族等。我就是这样一个环境里长大的。这在我们新疆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。大家见面看情形而定，一般哪个民族多就用哪个民族的语言，要是只有两个人在一起，碰巧又是两个民族，那就看谁先用哪个民族的语言说话了。语言不够用的时候就借。比如我用维吾尔语说话的时候，要借用汉语、哈萨克语或者蒙语。要是这些语言还不够，只好借用肢体语言了，或者在发声上下足功夫。

在我们同乐巷，有时候你用母语在和另一个民族聊天，往往更多的是在用两种以上的语言和对方交流，看上去有点说相声的味道，两人一唱一和都在寻找一个共同点。你所表述不清楚的东西往往被对方用另一种语言解释清楚了。所以在我们的巷子里，两个人见面聊天的时候，因为语言不够用，有时候聊得脸红脖子粗的，远远看上去就像两个手舞足蹈的大猩猩。

在同乐巷，语言已经不是障碍，反正能听懂就行了。



我继续在院子里瞎转。

阿布来提爸爸从厕所里站起来走了。妈妈从厕所里站起来走了。后来他妹妹和弟弟们先后从那里站起来走了。唯独不见他的新洋缸子从厕所里站起来。

我有些着急。我很想知道我邻居新洋缸子长得什么样子。这里需要说明的是，我并不是一个下作的人，也没有偷窥癖，是因为他们家的茅坑地势比较高，想不看都不行。

太阳快落山了，院子的每个角落开始出现阴影。我终于等来了一个陌生女子上厕所。

这个女人一看就是阿布来提的新洋缸子。

她，蹲下，站起来，离去，整个动作娴熟大方，一看就是个处事不惊的主儿。样子长得还可以，上半部分挺丰满的。双眼皮，高鼻梁，皮肤有点黑，牙齿很白，走的时候还朝我笑了一下。阴影里牙白白得很扎眼。

“这真他妈本事大！”我有点咬牙切齿，同时生理上也跟着膨胀。这个只上过几年小学的混混，整天在草原上窜来窜去的羊皮贩子，每个毛孔都散发着羊膻味的家伙，他是怎样捕获女人的芳心呢？而我，一个天才艺术家，为什么就没女人爱呢？

正想着，眼前却出现了另一个女人的面孔。

这个女人就是杨秋荣。当然还有二皮条，其他的不算。

其实我的感情经历十分简单。我这辈子没爱过什么女人，杨秋荣是我经历过的女人里面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，我们之间谈不上爱情，只能用肉体来维系我们之间的关系。

这女人是我以前的一个相好。所谓相好其实不过是一个骗局，因为我们只不过是在一个舞会上认识的而已。当时杨秋荣身份不明，跟着一群小姐进了我们的包间。

后来她向我解释说当时她迷路走错了房间，其实她不是那种人。不是那种人是什么意思？那种人是什么人？不知道，一切皆有可能。

我当时喝了好多酒，坐在那里一个劲地打嗝，杨秋荣见状就大大方方走到



我面前，她坐在我的腿上，给我捶背，一点没害羞的样子。我第一次和女人近距离接触，杨秋荣的举动让我十分感动。

“你要不是小姐，驴都会上吊。”有一次我喝高了就把憋在心里已久的话说了出来。

“我要是小姐，驴才会上吊呢。骗你是这个。我当时真的走错了房间。只是觉得你坐在那里好可怜。我和男朋友走散了，反正也是刚认识。咱们两个半斤和八两。”杨秋荣关掉自己的酒吧，算是和我正式过起了同居生活。

“你知道的，我和你在一起是冒着巨大的风险。我的朋友现在对我都有看法，说你是个婊子。我对他们说杨秋荣做得一手好菜，一个会做菜的肯定有贤惠的一面，这就证明她不是婊子。”

“那就让他们说好啦。我杨秋荣一身正气出污泥而不染。不像有些人，人模狗样干的事情连婊子都不如。”

“就是。这也是我喜欢你的原因。我喜欢你的另一个原因还是因为你是一个婊子，一个有情有义的婊子。”

“事实证明我其实不是一个婊子，我比有些女人干净多了。比如你的二皮条，把你骗得在南方差点当了鸭子。”杨秋荣是个爱憎分明的女人，肚子里从不藏东西，有啥说啥，这也是我喜欢的。

其实她的身世很可怜。她不是本地人，是个美女盲流，属于那种走哪算哪的人。杨秋荣小时候家里特穷，她离开家的时候，身上连个像样的衣服都没有。人贩子见她可怜，就把自己的裤子送给她穿。为了能过上好日子，杨秋荣自愿被人卖掉。

“好了，打住。你再提二皮条的名字我就离家出走。社会上对她的各种说法大部分是谣言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她的本质纯朴善良，至少在广西没虐待哥们。”

“呵呵！”杨秋荣在冷笑。

杨秋荣总是拿二皮条说事。其实二皮条没她说的那么坏。

那天在舞会上我和杨秋荣就这样认识了。

